

《西游记》里的龙王们

《西游记》的主角，当然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。但要说起取经路上的“龙套”角色，倒也少不得栖身江河湖海里的各路龙王。

“龙套”何其多

纵观整部《西游记》，“四海五湖、八河四渎、三江九派”皆有龙王。这其中级别最高的当数四位“海龙王”：东海敖广、西海敖闰、北海敖顺、南海敖钦。次一等的，是偏居大小江河里的龙王（譬如洪江口龙王）。最低一等的，是只能管辖一口井的“井龙王”：“比不得那江河淮济的龙王，飞腾变化，便有宝贝。我久困于此，日月且不能长见，宝贝果何自而来也？”

话虽这么说，“蜗居”的井龙王和海龙王一样，也都住在“水晶宫”里。不仅如此，各处的龙王，大都还沾亲带故。紧挨着唐朝京城长安（今陕西西安）的泾河龙王等级不算高，但它却是西海龙王敖闰的妹夫。连它的几个儿子也都是龙王：老大小黄龙，居住淮渎（淮河）；老二小驷龙，居住济渎（古济水）；老三青背龙，占了江渎（长江）；老四赤髯龙，镇守河渎（黄河）。另外敖闰自己也有个三太子，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，犯下忤逆大罪，即将被玉皇大帝处决，幸亏被观音菩萨解救而皈依佛门，获得了再生的机会——化为白龙马，驮唐僧去西天取经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终于成了正果，“将马推入池中，须臾间，浑身长起金鳞，腮颌下生出银须，一身瑞气，四爪祥云”，马又化而为龙。

《西游记》里的龙王不仅数量众多，在小说中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。白龙马是唐僧的坐骑自不待言。西天取经前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，孙悟空大闹天宫，追根溯源，也是因为孙悟空从东海龙王那里得到了定海神针（如意金箍棒），还强逼另外三位海龙王送他紫金冠、锁子甲、战靴，惹得龙王们上天庭告状。另外，又要提到那位泾河龙王，为了保护自己的水族不被渔人打捞殆尽，才与方士袁守诚打赌。为了取胜，他不惜违抗玉帝的敕旨，改了降雨时辰和点数，因此犯了天条，“在那副龙台上，恐难免一刀”。为了活命，他又不得不向袁守诚下跪求救。虽然他依袁守诚之言去求唐太宗，太宗拖住将会监斩自己的魏徵，谁料还是被魏徵在梦中将其斩首。从《西游记》的情节演进看，若非“魏徵梦斩泾河龙王”，唐太宗就不会因泾



《西游记》中的东海龙王与金箍棒

河龙王索命而到地府一游遇那么多冤魂，也就不会想到还阳后做水陆大会。有了这场水陆大会，才有观音菩萨出场，引出唐僧取经的故事。至于取经路上，每次孙悟空遇到棘手的问题需要寻求神仙帮忙时，除了观音菩萨，另一个经常依靠的对象就是四海龙王。

“那伽”到“龙王”

《西游记》讲的既是唐三藏西天取佛经的故事，小说中众多的“龙王”的确有着佛教的渊源。

中国的龙文化固然源远流长，却只有各种各样的龙的记载，“龙王”一词最早见诸文字，当为西晋竺法护于太康六年译出的《海龙王经》四卷。这部佛经记载了佛陀在王舍城灵鹫山，为海龙王说六度十德等菩萨之法。

佛教起源于印度。不过印度早期文化中并无龙的形象，而只有名为“那伽(Nāga)”的地神。印度古代婆罗门教最著名的法典《摩奴法典》里写道，那伽是“人面、蛇尾、蛇长颈的半神，以跋修基(Vāsuki)为王，住地狱中”。它们并不住在海里，甚至都不能飞越大海，与中国龙的形象大相径庭。尽管形象与蛇相似，但《摩奴法典》里明白写着，“他们创造了夜叉，罗刹，吸血鬼，天界乐师，天界舞女，阿修罗，‘那伽’，蛇神(Sarpas)，神鸟以及祖灵的各民族”。可见“那伽”也未必能算作蛇。

“那伽”形象的转变，与佛教的兴起以及中印间的文化接触有关。活动在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印度僧人龙树在《大智度论》里指出，“那伽，秦言龙”。这也是印度历史上首次将“那伽”与中国的“龙”联系起来

来。佛教里的“那伽”(龙)，实际上是将古代印度婆罗门教里的传统神灵“收编”为佛教的护法。比如佛教里有“天龙八部”的说法。指佛教护法神队伍中的八种神道怪物，包含天众、龙(那伽)众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迦。因为其中的“天众”及“龙众”最为重要，故称“天龙八部”。

佛教给龙封“王”，确实对龙文化的一大创造。在中国影响巨大的大乘佛教经典《妙法莲华经》里，龙王共有八位，但在印度的佛教文化里，“龙”的地位其实不高，甚至是金翅鸟的捕食对象。封为“龙王”不是抬高龙的地位；其目的不过是反衬自己(佛)的崇高而已。

佛教传入中土后，这些关于龙王的记述，对中国龙王信仰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在佛教文化里，龙王有兴云布雨的法力。随着佛教的传播与兴盛，过往的海神、水神、河神便逐渐让位给“龙王”了。开元十六年，唐廷诏令“诏置坛及祠堂”，正式修建龙坛和龙堂以供祭祀。唐玄宗还曾加封过四海龙王。到了宋代，宋徽宗于大观二年十月，“诏天下五龙神皆封为王爵，青龙神封广仁王，赤龙神封嘉泽王，黄龙神封孚应王，白龙神封义济王，黑龙神封灵泽王”，大大提高了龙王的地位。宋代以后，龙王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神祇，天下遍布龙王庙。至明清时期，遇到大旱或大涝的年景，百姓就认为是龙王发威惩罚众生，祈雨祭祀龙王已然司空见惯。

在民间信仰中，大江南北，河海湖泊，溪泉潭井，处处皆有理水司雨的龙王驻守。而这也是《西游记》中出现了大量龙王形象的原因所在。

（《包头晚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秋信

□桑飞月



秋天到来的迹象是什么呢？唐诗人刘言史写道：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。

秋天到来，自然是先换云天。夏日的天空，经常是碧蓝底子上堆积着大团的肥厚积雨云。秋天到来的时候，这些积雨云就开始变成轻柔状的卷云，飘飘袅袅地，向高远处飞去。

一些叶子开始枯黄。它们被风吹动时，会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即所谓的秋声。据说，木叶中最先发出秋声的，是梧桐。

《梦梁录》载，宋时立秋这天，皇宫内会用一盆梧桐来举行迎秋仪式。梧桐放在大殿之下，等到夏秋交接时辰一到，穿着朝服的太史官就会高声报到：“秋来了。”奏毕，梧桐如果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，这就是寓意报秋了。“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廷内，以梧桐树植于殿下。俟交立秋时，太史官穿乘奏曰：‘秋来。’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，以寓报秋意”。

为什么会是梧桐呢？古人解释说，梧桐敏感有灵性。我觉得，这可能是因为梧桐叶较大，水分蒸发快的缘故。梧桐树干虽然也在不停地给它们输送水分，但仍然供应不足。于是，立秋一到，那些叶子便再也撑不下去了，一枚一枚，相继坠地。

当然地上的落叶不止梧桐，也有其他因高温无法撑下去的叶子，如香樟、柳、无患子等。这些落叶，都是秋天发来的信笺，它在告诉我们，秋天即将到来。

因为夏天的持久炎热，秋天到来时，人们心情愉悦，甚至会进行庆祝。“岁华过半休惆怅，且对西风贺立秋。”怎么庆祝呢？《东京梦华录》载道：“立秋日，满街卖楸叶，妇女儿童辈，皆剪成花样戴之。”到了南宋，这种风俗更为盛行。周密在《武林旧事》中记：“立秋日，都人戴楸叶，饮秋水、赤小豆。”古人认为楸与秋同音，常于立秋日采来楸树的叶子戴在头上，以贺新秋。

楸树是我国的一种珍贵树种，自古以来常被栽植于皇宫或庭院中，其叶、皮及种子皆为中草药，有祛湿止痛之效。杭州东岳庙院内尚有两棵，据说已经有五百年了，高大挺拔，枝叶繁茂。现在没人会弄树叶戴头上了，不过，我觉得倒是可以去看一看树木的叶子。

春天来时，是花在传递消息，一番一番的花信，传递着不同阶段的春的消息。秋来，则是叶和果实在传递消息。读叶读果，也就是读秋天的信。（《钱江晚报》）



▲白釉褐彩诗文八角形瓷枕(运城博物馆藏品) 记者 刘亚 摄

□李笙清

从古至今，枕头一直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寝具，中国古代的枕头五花八门，在时代的发展演进中，石、陶、木、漆、玉、瓷、竹、布等各种质地的枕头交替出现，随着我国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，瓷枕一经出现，顿时成为古人寝具的不二选择。

据史料记载，瓷枕作为我国古代陶瓷器家族中的一个重要品种，始烧于隋代，流行于唐代，宋代以后广为流行，明清时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历史上，不仅官窑烧造了许多精美的瓷枕，一些民窑也多有烧造，上至皇室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这也体现了在酷热难耐的天气里，人们对瓷枕使用的广泛性。瓷枕中空，制作工艺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先打成七八毫米厚的泥板，镶接起来，等到泥坯半干时修整，然后入窑烧造；另一种是模具成型，用软泥在模具上均匀抹出一定厚度的泥板然后合拢，定型后取出泥坯修整好，刻画花纹或彩绘，待半干后入窑烧造。瓷枕上一般都留有一个小孔，主要是为防止烧造时内部空气受热膨胀而损坏瓷枕胎体。瓷枕的形制多样，长方形、八角形、扇子形，以及仕女、美人、童子等人物形枕和兽形枕。古人认为猛兽可以镇宅辟邪，故兽形枕多以龙、虎、狮等猛兽为造型。

瓷枕清凉沁肤，爽身宜人，渗透着“忘机堪昼寝，一枕最幽宜”的清凉。此外，其集形制、纹饰于一体的特色，极具观赏、把玩、陈设和收藏价值，深受藏家青睐。

（《忻州日报》）

熏香：古人对付蚊子最常用的方法

熏香是古人对付蚊子最常用的方法。

早在五千年前，人们就学会用“熏”的方法消灭害虫、祛味、衣物增香，甚至已有专门的熏香用具。汉代流行一种名为“博山炉”的熏香器具，因器型像传说中的海上仙山“博山”而得名。《博物志》记载，汉武帝时曾通过焚烧“香”以“避疫气”。

唐朝时流行的“隔火熏香”已不再直接焚烧香品，而是通过隔火片加热，不出烟却能让香气散发出来，驱走蚊虫，类似于现代电热蚊香。

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香炉使

用起来不够方便又得花钱买，直接燃烧能驱蚊的植物更流行。艾叶、菖蒲一类的植物，待其水分蒸发后，便成为古人驱蚊的好帮手。

南宋诗人陆游在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诗中称：“泽国故多蚊，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，燔艾取一快。”扇子赶不走蚊子，陆游先生只好燃起艾草驱赶这些扰人的家伙。

除了艾草，还有浮萍，据宋代苏轼之名编写的《格物粗谈》记载：“端午时，收贮浮萍，阴干，加雄黄，作纸缠香，烧之，能祛蚊虫。”

这里说的以浮萍和雄黄制作的“纸缠香”应是较早的蚊香，其形态为有芯的棒香（古代也称棒儿香）。其中雄黄为硫化砷矿石，是古代用途很广泛的杀虫剂。

“蚊烟”虽好，但使用这种产品一定要注意防火，南宋浙江鲁应龙所著的《闲窗括异志》就记载了一则悲剧：海盐县某个贩卖印香的人，在一个夜晚烧“熏蚊虫药”驱蚊，谁知那蚊香质量不好，“爆少火入印香笏内”，最终引发大火，人和屋子都化为灰烬。

（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生活史